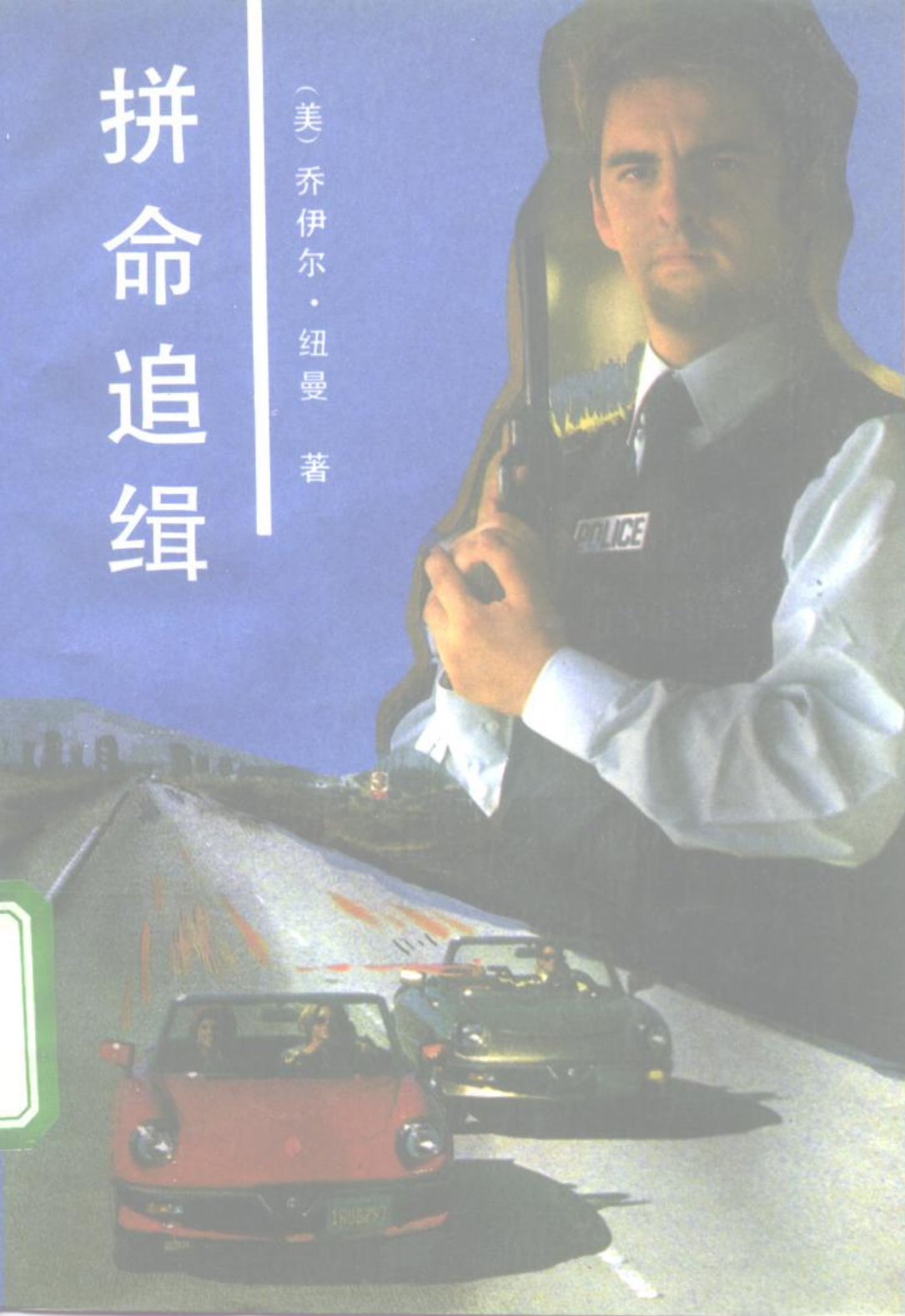


# 拼命追缉

(美) 乔伊尔·纽曼 著



712.4  
42

# 拼命追缉

(美) 乔伊尔·纽曼 著

傅大伟 张卫星 译

李玉麟 校

群众出版社

1992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拼 命 追 缉**

【美】乔伊尔·纽曼 著 傅大伟 张卫星 译 李玉麟 校

---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 京 通 县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55千字 插页2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

ISBN7-5014-0792-4/I·240 定价：4.00元

印数：00001—15000册

## 内 容 提 要

蒙特利尔市意大利商业银行的副总经理斯卡尔利夜晚乘车外出，在港口猝死。警方宣布为心脏病突发而死，但斯卡尔利的妻子安吉拉却认为死因不明，雇请了私人侦探考夫曼进行调查。

考夫曼接手此案之后，接连受到跟踪，并多次遭到攻击，险受暗算。与此同时，蒙特利尔市黑社会的头面人物接连惨遭杀害。而警方威胁考夫曼不要插手。

考夫曼经过多方调查，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机智地获得了斯卡尔利隐匿的一笔巨款和某些可以证明该市一些上层人物互相勾结进行犯罪活动的证据。

考夫曼突然接到安吉拉留下的电话，说她被绑架，令他在约定的地点携带那箱巨款和证据到码头上去赎救她。

考夫曼携皮箱赴约，意外地发现绑架者竟系警局的处长和省法院副院长。考夫曼交过皮箱，携安吉拉走开不远，对方企图枪杀他们，但考夫曼及时引爆了事先精心安装在皮箱中的炸药，终将对方炸死。

1979年夏

银色的阿尔法·罗密欧牌轿车从“公社”路拐向通往蒙特利尔港的麦克·吉尔大街。驾车者向路口处的单人警卫点点头，警卫升起了木制安全路障让车通过。此刻，是星期天凌晨2点17分。偌大的一片码头阒无一人，四下里都是货物集装箱、火车车皮和高耸入云的钢制吊架。雾气从水面上滚滚涌来。远处的灯光在雾气中熠熠闪烁。

轿车越过三股火车轨道，继续沿着运输路线驶向7号码头。突然，驾车者一个急刹车，从车里钻了出来。此人40开外的年纪，宽肩阔背，黑色波浪式头发，棕色的眼睛，眼窝深陷。他身着进口丝质西装，脚登手工制做的意大利皮鞋，阔气、洒脱，他就是银行家弗兰克·斯卡尔利。

他从胸袋里掏出一个金质登喜路香烟盒，摸着这光滑明亮的金属盒表面，不禁

怡然自得地从烟盒中取出一支本森·赫奇牌香烟，用与香烟盒相配的金质打火机将烟点着。烟头的黄色火光在微风中抖动着，一闪一闪地映照在他的脸上和手上。

此人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暗想：“他们该到了。”港口西端传来了“雾号”轮船的低鸣声。

他慢慢地喷着烟，望着烟雾袅袅上升，消失在黑暗之中。夜幕下传来一声喊叫：

“斯卡尔利！”

他冲着发出声音的方向转过身去，但是只隐约看到熟悉的包装箱和金属油桶。

“斯卡尔利！”又是一声喊叫。这次声音更大，显得更坚定。这是个男子的声音，深沉而又具有威胁性，带有明显的加拿大法语口音，但听不出是谁的声音。他转身向前走去，看到前方有个模糊不清的黑影在移动。

从他身后发出声响的地方，传来走在水泥面船坞上的脚步声。他意识到自己遭到暗算。

他伸手去掏常随身携带的38型考尔特侦探手枪，但突然想起忘带了。

他的前额上沁出了汗珠，喉咙发干，吞咽困难。他生来第一次不知所措。

一声枪响使他做出了决断——逃命！

他向码头边缘飞奔过去，纵身跳到与码头平面落差为15英尺的装货船坞上。他摔在坚硬的柏油路面上，左足踝扭伤了，也许断裂了，感到一阵剧痛。但此时此刻，他已无心顾及这些了，因为有人企图要他的命。

枪击来自上方。子弹打在离他只有几英尺远的水面上，

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他双目扫视两侧，企图在夜雾之中寻找避难之地。一阵寒风迎面扑来，冲击着他的身躯，使雾气暂时有所减退。这时，他隐约看到正前方有一艘铁灰色的远洋货轮抛锚停在那儿准备装货。货舱的舷梯与他上方的码头相连，但是，他发现有几根绳子将这艘庞然大物与船坞下面好几根停泊柱连在一起。

他步履蹒跚地朝货舱走去，全然不顾犹如弹片嵌在肉中似的钻心的腿痛。雾气再次滚滚涌来，为他提供了暂时的保护。

又是一阵枪击。这回子弹打在柏油路面上复又反弹起来。追击者发现他逃掉了，气愤地叫骂着。而他则诅咒自己太轻信于人，太感情用事了。

这时，他看到了第一根停泊柱，尽管绳子另一端消失在迷雾之中，但他明白这根绳子一定与货舱的甲板相连。他气喘嘘嘘地沿着缆绳一点儿一点儿向上攀。他非常明白，这个时候，他得尽力屏住呼吸，以免暴露自己。

叫骂声越来越近了。现在他离绳子的上端还有三十英尺，但这是痛苦的三十英尺。粗糙的缆绳将他的双手磨破，鲜血直流。当他实在忍受不住这种难捱的巨痛时，身子不由向下一滑，险些落入下面的水中。他花了将近6分钟的时间才爬到船头，然后精疲力尽地翻过栏杆，一头栽倒在金属甲板上。

又传来了脚步声。杀手们听到了他的动静。

码头边上射来的强大的探照灯光柱划破夜幕和浓雾的笼罩，其所到之处一片通明。他被强烈的蓝白色光线照得双目紧闭，头晕目眩，一动不动地躺倒在那儿。

两个汉子匆匆爬上舷梯，穿过甲板，慢慢向他走来。他们的厚底皮鞋发出的咔咔之声传入他的耳鼓，令其不寒而栗。霎时间，他们的身躯挡住了弧光灯的光线。他抬眼看了看。

一只黑皮鞋朝他的脸颊狠狠踢来。他的鼻子受到猛烈的撞击，他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鲜血从断裂的软骨中泉涌而出，流过他的面颊，他的口中尝到一种热乎乎的咸东西。

当他恢复知觉时，血的味道被另外一种更为可怕的感觉所代替。水，污浊的水灌进了他的口鼻，冲入他的双耳。他意识到自己的头被人按在水中。

他从孩提时代起就怕水。那是夏日里一个炎热的下午，那天正值他的六岁生日，他不慎掉入拉封丹公园公共游泳池的深入一端。他大喊救命，但在一片喧闹声中，人们没有听到他的呼救声。在最危急的时刻，他的哥哥维托里奥听到了他在水中挣扎的声音，急忙跳入水中将他救起。从那天晚上起，他便开始做起了恶梦。

他拼命想屏住呼吸，但又做不到。时间太短了。每当他张口吸气时，劳伦斯河的河水便随之灌进口中。每进一口水，他的肚子便翻腾一阵。胃部的疼痛占据了他全身心的一切，霓虹灯光在他的脑海中一闪即逝，桔黄色的火星雨点儿般冲击着他痛楚的大脑。

后来，就像他梦中总是出现的情形那样，他从半空里翻滚着摔落下来，似乎落入无底的深渊。多年来，这同一个梦犹如厉声嘶叫着的复仇者一般对他纠缠不休。每天夜晚，它都会闯入他的梦境，并以同样的方式结束：在那无名深渊的底部即将死去的一瞬间，他从梦中尖叫着惊醒过来，一身冷

汗。

可是这一次，这却不是一场梦，他永远也不会醒来了。

两名杀手将死者拖出水面，扔到离停放黑色凯迪拉克轿车不远的码头上。这两人身材魁梧，满脸杀气，身着做工粗糙的廉价深蓝色西装。其中一位右手带着一只很大的，呈骷髅头状的银戒指。另一位最突出的特征便是他那个啤酒肚子，白衬衣遮掩下的腹部十分明显而又突兀地向前隆起。“戒指”和“啤酒肚”把斯卡尔利拖进汽车，扔到车后的座位下面。

两人钻进凯迪拉克轿车，“戒指”在驾驶位上坐定，“啤酒肚”坐在后面，一只脚不经意地踏着死者的胸部。汽车沿码头开去，在那辆阿尔法·罗密欧牌轿车后面停下。“戒指”下了车，把死者的阿尔法汽车的车窗摇下，然后开动自己的凯迪拉克牌轿车缓缓前行，轻轻地同死者的汽车撞了一下，推着它横穿过码头，从边上将其推下河去。

车子在空中翻了半个筋头，车顶先碰到了水面。暗灰色的水浪从车窗涌入车内。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汽车就完全沉没了。车中的空气由于受到突然涌入的河水压力，泛出一缕白色的水花。“戒指”和“啤酒肚”对他们的大作颇为满意，随即调转车头开走了。

清晨3点11分，路上几乎没什么车辆。凯迪拉克牌轿车驶出港口向北，沿着吉尔大街行驶，然后又拐向舍布鲁克大街向西驶去。“啤酒肚”在快到曼斯菲尔德路时将车后门打开，从高速行驶着的汽车中将死者推了出去。尸体在路面上滚了几滚，最后仰面躺在那儿。水珠从他的脸上一滴一滴地滴下，宛若死者流出的眼泪。

## 第 二 章

---

安吉拉·斯卡尔利拿起放在起居室的白瓷电话听筒，开始拨一个十分特殊的电话号码。她停下来沉思片刻，又缓缓地将听筒放回到闪闪发亮的金属支架上。

安吉拉披散着长长的棕发，身上只穿了件拖垂到地面的宽大睡衣，神色之间流露出 8 小时以来一直折磨着她的恐惧和焦虑。但即使如此，她仍不失为一个具有惊人美貌的女子。她的眼睛碧蓝，面庞温柔，体态丰腴、诱人。她的举止也是那么高雅，使人觉得她内心深处充满了自信，而这种自信只是那种出身豪门的大家闺秀才独有的，这正是斯卡尔利娶她的原因。

安吉拉出身于意大利的一家巨富豪门，是父母的独生女儿。她的父亲是米兰的一位颇有影响的实业家；他认为，当今意大利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因此他为女儿精心设计了一生的生活方式，以使这位

年轻姑娘免受世俗流弊的侵蚀。唐·特齐内利对其同胞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尤感担忧，为使女儿免受绑架和暗杀的威胁，他将女儿送入了瑞士和法国最高级的精修学校<sup>①</sup>，这类学校旨在培养青年女子适应悠闲安逸的上等生活。她在学校里同欧洲贵族的女儿们一起不仅学习了经典课程，而且还学到一些生活中的确十分重要的东西，如：怎样穿着打扮，言谈得体，如何以最佳方式进入上流社会举办的晚会，如何用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保护自己的贞操——总之，学会如何享受世界必定将奉献于她们的最美好的东西。之后，当她20岁的时候，她的世界破碎了。

她的父亲被卷入一桩商业丑闻；据说是向政府官员行贿和秘密捐款支持右翼及新法西斯组织。事发不久他便自杀了。但是人们却忘不了由此引起的对他的指控，其公司和家族受到了法律制裁。接踵而来的便是争夺特齐内利企业集团控制权的斗争。这场官司完结之后，一家德国公司将其最赚钱的公司都兼并了过去，特齐内利家族被迫宣布破产。

但是安吉拉的母亲是位意志坚强的女人；她用尽所有社会关系，为其女儿在蒙特利尔的意大利总领事馆谋到了一个职位。这个国家比她的故国更为宽容，这在安吉拉的一生之中是个新的开端。由于安吉拉受过语言方面的训练，因此她成了一名译员；她在那儿工作了6个月之后便结识了弗兰克·斯卡尔利。

那是一次由总领事馆发起的向意大利籍加拿大学生捐献

---

<sup>①</sup> 精修学校是为已受普通教育的青年女子作进入社交界准备的一种学校，内授音乐等课。——(译者注)

奖学基金的活动，捐献数目以二百元为一份额，因此大蒙特利尔地区的意大利裔名人都到了。他比她大12岁，由于他行事果断，几乎可以说是刚愎自用，所以同与她十分亲密的父亲极为相似。他们认识不到四个月便结婚了。安吉拉在情感及金钱方面又一次获得了安全感；而弗兰克·斯卡利却也获得了一个意大利贵族出身的尤物——虽然她并非完美无瑕。

外边传来低低的敲门声。安吉拉不由一惊，随即从扶手椅里跳起来，奔入橡木嵌板的长走廊。地板上厚厚地打了一层蜡，她滑了一跤，重重地跌在地板上。

外边的敲门声又响起来。“来了！”她一边从地板上爬起来，一边喊道。这回她放慢了脚步，向前门走去。她笨手笨脚地摸索着安全链。“弗兰克！我真替你担心！”但出现在她眼前的并不是弗兰克。在琥珀色的昏暗光线下，她看到两位身着制服的蒙特利尔警察局的警官。

“我想你们是……”安吉拉欲言又止。

“您是安吉拉·斯卡利夫人吧？”第一个警官开口道。她点了点头。“弗兰克·斯卡利的妻子？”她又点了点头。“我是莱佛布警官，这是……”——他指着自己的同伴——“蒂博尔特警官。很抱歉给您带来这样的消息，您丈夫遇到了一场严重事故。”

她直视着莱佛布，以平静、不动声色的语调说：“他伤得重吗？”

“恐怕已经死了。”

安吉拉从门口转身走入门廊，回到起居室。两名警官等了片刻，也尾随而入。他们发现她站在白色大理石壁炉前，

双目凝视着嵌在镜框里的她丈夫的照片。

“您没事吧，夫人？”

“我很好，很好……”

“那么还有一件事，请您辨认一下您丈夫的尸体。如果现在不行，今天晚些时候也可以。”

“不，我现在就跟你们去。请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去穿好衣服。”

“当然可以。”

省立验尸所及蒙特利尔市区法庭位于贾克斯·卡蒂尔大桥东北方几个街区远的帕森奈大街1701号。陈尸间位于三楼，外边隔了好几道褪色的绿门。

早晨6点29分，莱佛布、蒂博尔特两名警官分别走在安吉拉·斯卡尔利两边，陪她穿过数道大门。她内穿白色棉布衬衣，外着黑色灯芯绒套裙。她看上去似乎得花上个把小时才能打扮得如此妥贴，而她实际上只用了七分钟。一夜的紧张情绪丝毫未从她脸上显露出来，她面无表情，不动声色。

当他们来到冷藏室入口处时，一位蓄长发的青年服务员正坐在一张老式木桌子后边吃着红肠奶酪三明治。他马上站起身来，将油腻的双手在脏乎乎的白色制服上擦了擦。他开口说话时嘴里仍塞满了食物。“是看斯卡尔利先生吗？我奉命等候你们。”

他们被领到一排不锈钢冷藏箱前，每个冷藏箱上都有一个编号，以示区别。服务员剔了剔夹在牙缝中的红肠屑，然后拉开了五号冷藏箱。冷藏箱在道轨上滑动时发出令人不安的噪音，犹如远方隆隆的雷声。厚重的黑色橡胶毯被从死者脸上拉了下来，这是一张瘀血、肿胀的脸，他的头发和衣服

仍有点潮湿。

“是的，是的，这是弗兰克。”

“你能肯定吗，斯卡尔利太太？”

“是的，这正是我丈夫。”

当两名警官陪安吉拉走出大门回到帕森奈大街上时，他们对这个女人感到奇怪。她如此美丽，但却又如此冷漠。她对丈夫的死毫不动情，没有一丝悲哀的表示。

她晓得他们的心思。但她明白——过去人们常常告诫她——感情是自己的私事，一定要藏而不露。只有回到家后，面对无言的家具和饰品时，她才可以放声痛哭。

## 星期天

这是六月里常见的一个闷热、潮湿、雾气弥漫的早晨。闷热的天气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星期，9点钟气温已达华氏86度，湿度80%，令人窒息。蒙特利尔的气候有点反常，大雾犹如遮天蔽日的黑手，始终笼罩着这座城市。

在玛丽广场以及市商业中心那些阴森森的混凝土、玻璃构造的建筑物西侧，坐落着西蒙特修剪整齐的草坪。这儿是讲英语的蒙特利尔人的最后一座堡垒。要知道，这座城市，这个省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所怀的敌意愈来愈强烈。从麦松努夫大街向北几个街区，在一条坡度很大的马路顶端，有一座外表肃穆的四层楼房，巧妙地坐落于两棵槭树之间。显而易见，这所楼房地理位置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已有将近70年的历史。这是一座红砖结构的楼房，窗户很高，呈内凹形，还有一

截阶梯状的护墙，其外表似乎与千篇一律的方尖形现代建筑格格不入，但却给人一种古香古色的感觉。不过楼房的大质窗框已经腐朽，需要更新了；大部分赤陶装饰也已不是剥落便是裂痕累累。

在鹅卵石铺就的汽车道上停放着两辆轿车：那辆1964年出产的黑色考威特牌轿车惯常停放在那儿，而那辆TR<sub>6</sub>型红色轿车则是每周有两三次同其并排放在一起。那辆考威特虽属名牌，但已破旧不堪。玻璃纤维车体上有几处破损严重的裂纹，指示灯只能亮而不能自行熄灭，四级变速器也急需彻底检修。这辆车同这幢楼房极为相像，均具有某种闲适、高洁的风格，只是都该彻底修理了。

清晨，这条街上一片沉寂，只有六个彻夜未息的空调器发出呼呼的响声。在楼房内的大卧室里，两个青年盖着洁净的白床单，静静地躺在床上。28岁的菲利普·考夫曼外表看起来比其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些。19岁的凯伦·韦尔斯蜷缩在考夫曼身边睡得正香，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他的手臂上。

考夫曼面带微笑，回忆起十个月前第一次遇到凯伦的情景，当时她正心不在焉地漫步在比肖普大街上，考夫曼一直尾随她走到她的汽车跟前。

他们相识的头一天他便直言道，拥有如此修长可爱的双腿最适宜乘坐宽敞的凯旋牌汽车。她大笑着说“对”，她常常开的车子是非亚特牌而不是那种蹩脚的意大利赛车。他们聊了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她随他到克莱森特大街的一家路边咖啡馆喝了杯咖啡，这儿可以避开下午来来往往的车辆发出的噪声。他们约好周末再次相见。

那第一个周末，他们开着考威特在街上兜风，谈到了更

多的东西。最后，是她提出到她的寓所去。他回忆着如何替她解开衬衫的纽扣，自己如何由于发现了这位姑娘而满意地微笑，如何获得了那种突然而至的满足惬意之感，与此相比这种感情并非多么复杂。

他们相识之初彼此都十分自然，只要同对方呆在一起，他们便都感到快活，在自己幸福的小天地里对外界的一切尤感厌倦。如果他俩之间有什么分歧，双方似乎也并不多么介意。

他们睡着了，两小时后才醒来。考夫曼先起床，冲了个淋浴之后，便穿上一件米色丝织衬衫，下着紧梆梆的褪色牛仔褲。在他穿衣服的当儿，凯伦在厨房里准备早餐。姑娘只穿了件斜纹粗棉布衬衣，这是她从考夫曼的破旧衣服堆里翻腾出来的。她那诱人、苗条的大腿暴露无遗。

他们喝着柠檬茶，吃着大片的全麦干酪面包。热茶中飘出的蒸气夹带着鲜柠檬沁人心脾的芬芳。考夫曼凝视着桌子对面的凯伦。我们不像是一对，他暗想。不可能成为一对……

房子另一端的小房间里响起了电话铃声，那是考夫曼的一个简易办公室。铃声响过两遍，回话器开动了：

“您听到的是录音。这里是私人侦探考夫曼的办公室。听到鸣音后请把您的姓名、留言和电话号码留下，以便与您联系。”

鸣音响过之后，传来一位年轻女子的声音。“我是安吉拉·斯卡尔利。我的丈夫，弗兰克·斯卡尔利，被……”声音停顿了一下“……谋杀了。我需要您的帮助，请您把电话打到——”